

沉闷的午后，灰色的天空，裹挟着阴郁，忧伤，似是暴风雨下的海洋倒悬，笼罩在34°N114°E国区的上方，压抑着城市的呼吸。

在通天的金属塔包围网下，在无机物组成的地基之间，一处地下设施之内，灯火通明，映照狭小空间中的每一人。不到几十平方米的房间内，挤满了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无一例外，这三十五人的头部接入着线缆。此刻，一场激烈的角逐正在房间中央的柱状量子计算机中上演，虚拟的试题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学生的极限，期间，不断地有人面露崩溃之色，瘫倒在地，无奈地揭下神经检测接口，向这场考试投降。

不知几个小时过去，人群的中央只有两人傲然挺立。突然，右边的一人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方才的专注顿时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忧愁。随后，他无心继续，扯掉线路，丢在一旁，转向了左边的学生。

“恭喜。”他脱口而出，仿佛一种肌肉记忆。

“第五次考试.....你还是在这里止步了。”左边的学生带着得意的神情说道，“感谢你陪我走过这些考试，再见了。”

话音未落，右侧的学生已经背起背包，走出了房间。而那左侧学生的笑容也被哀伤所覆盖，目送右侧的学生走出考场，消失在阴暗的走廊之中。

那右侧的学生来到电梯之前，随着神经检测仪扫过他的脸庞，大门打开。走进一片漆黑的电梯，唯余老旧显示屏上的红光指示着层数。随着数字变为“1”，电梯门再次开放，他走出门外，回到了地表。

他深吸一口微凉的空气，同往常一样，中心区的空气洁净无味，两旁的建筑散发着刺目的白光，银色的金属地面几乎找不到一粒灰尘，经清洁系统调控后的市容整洁至此，隐约之中透着一丝诡异。

已是深夜，空中只有建筑和风的声波在回荡，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给所有踏入此地的人以无形的高压，中心区的肃穆在此刻达到顶峰。不能忍受这样的氛围，他三步并作两步，快速离开了这片区域。

离开中心区，抵达二环，有雨滴滴落在他的脸上时，他才发现已经下起了小雨，与因防空系统的包裹而终日天气不变的中心区相比，二环显然多了些自由的气息。被激光点阵蒸发的雨滴，在中心区的上方形成一片浓重的雾气，仿佛是这一庞大的国区机器发动着引擎。他回头望了一眼，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步伐愈发匆忙，到最后，他似疯了一般奔跑在空无一人的路面上。雨滴愈发密集，到最后，几近要填满每一寸空间。风愈发强劲，到最后，仿佛要将他单薄的身躯刮走。身上的夏装早已浸透，但他没有理会天空，仍旧顺着道路，进行着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

拐过不知多少路口，整洁的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残破的小路，如果不是周边高大的黑色建筑，很难想象这还是在城市之中。他的脚步放慢，走向了小路的尽头——一片墓地。

踏入泥泞，他进入墓地深处，周边的木制墓碑吱吱作响，泥土的气息弥漫开来。如今，这里是周边居民小心维护的“非法墓地”，埋葬着不被国区铭记，甚至是排斥的人们。而今天，就是他祭拜的日子。

虽有被人照料，但受限于周边居民的能力，维护也仅限于拔除杂草和检查墓碑。此刻，一个身着黑色雨衣的老者正在三块墓碑旁检查着。看到他走来，他整理雨衣，站起身来。

“来了吗，抓紧时间祭拜吧。”老者看着他，眼中没有一丝同情。“因为明天，在我们商议下，你们的墓葬将被清除。”

他听到这些，身子一震，随后无力地跪在老者面前，向老者俯首。

“别来这套，我连纪念用的荧光灌木都为你种上了，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应该清楚，这是你交不上配给的必然结果。”老者眼中流露出厌弃。“另外，你在城市外围的窝棚也要被拆除了，一个新的岗哨将被建在那里。你明白吗？”

他无言答复，只能默默地点头。“很好，你还剩3个小时，做你想做的吧。”说完，老者大踏步离开了。

独自跪在墓园中，他向前爬了几米，挣扎着来到那三块墓碑旁。他掏出一根自制的毛刷，借着一旁种植的荧光灌木的微光，小心翼翼地擦着三块石碑上的污渍，尽管在大雨冲刷之下，这一切没有丝毫意义。

借着荧光，他辨识着石碑上的文字：

2032-2072，男，死于执法

2050-2068，男，猝死

2032-2074，女，死于营养不良

在辨认的途中，过往的声音缠上了他。

“旧社会留下的罪犯，死不足惜！”

“请看，这纸合同之上写的清楚，两千三百二十九章第一千四百八十五条‘如有因工作性质，业务要求，个人等因素，造成工伤或死亡的，本公司概不负责’。”

“没有配给？就是太懒了！连那些指标都无法完成，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吗？”

“您的条件不满足工业区的录用标准，请回吧。”

.....

在尖锐的风声中，在雨滴拍打地面的声音中，那些声音渐渐消失，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实。唯余他一人，在泥泞中挣扎。倒在地上，大雨似要淹没他，泥泞似要吞下他，三根石碑上的文字似要为他叹息。

“就在这里止步吗？”回想起方才左侧同学的话语，他不再挣扎，缓缓站起身来。他打开背包，里面躺着一把手枪，与现代的枪械相比，这柄古老的火药武器实在太过小巧，但也足以结束他的生命。他猛然抓出手枪，侧身对着那漆黑的枪口，那刚才不敢对准同学，现在对准自己的枪口。

枪口抵住太阳穴，就像那枪口天生就该放在那里，此刻，二者终于贴在一处，享受着永久的平静.....

扳机扣动，这一瞬，世界归于平静，这一刻，时间仿佛暂停，天空不再怒吼，泥泞不再狰狞，这一刻，便是永恒。

所谓的定义，此刻正从他的身上剥离，但仍有一项定义不肯离去，死死地粘着他，试图将他拉回.....

“啪——”

该响起的枪声并未响起，取而代之的，是弹匣掉入泥泞的声音。

“对准应对准的人。”一个平静的男声响起。

他猛然睁开双眼，向后望去，借着荧光，他看清背后站立一名身材高大的人。

那人一身黑色，约有两米高，下身一条长裤，上身穿着堑壕风衣，再向头部看去，本该是头部的地方，被巨量红色的点取代，那是微型的摄像头。这让他不寒而栗，身形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15号，您的‘眼脸’。”那人再次开口，同时一把抓起他，向黑暗中走去。任凭他手刨脚蹬，也无法反抗丝毫。最终他们来到了墓园外的一辆车前，门一开，他被扔到了后座上。自称15号的人坐上驾驶位，发动车辆，驶出了街道，又向着城外驶去。

雨仍在下着，新生的他，坐在陌生的车中，在素未蒙面的人的指引下，驶向了未曾到达的外界，走向了未知的未来。

I. 迷途

已是午夜时分，六环的街道之上一片死寂，仿佛人类未曾存在于此。自然的力量，借助倾盆的暴雨，此刻短暂地夺回了这片空间。

夜幕之中，庞大的黑色车辆打着刺目的远光灯，劈开雨水，碾过泥泞，冲向未知的道路。四周只有无数金属铸成的高楼矗立着。

随着车辆的行驶，两旁的楼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原野，草地之间，一条宽阔的公路游走其上。公路四周，隐约能看到一座座高塔林立，塔上的探照灯四外搜寻着，在这穿透夜幕的光束之下，一切来犯之敌都将无所遁形。

他坐在后座之上，向着窗外看去，当看到那些光束之时，他已明白，自己已经来到了城市外围，也就是所谓郊区，或者说，最外层城市防线。那些光束，来自郊区的标志性建筑——岗哨，这些建筑密布于郊区，是构成最外层城市防线的重要一环。

他明白，以这些岗哨所配备的侦察设施，此刻恐怕已经发现了他们，要离开34°N114°E国区，被沿途的岗哨盘查是不能避免的。而自己，凭借着多年定居于外围的经验和自己的学生身份，有着极大的把握脱身。想到这里，他的心中燃起一丝希望。

但一想到自己在国区中灰暗的过往，那份希望瞬间便消失无踪。

“回不回去，又有什么区别呢？”

思绪还未停止，一束强光就已照入了车内，光线之强，能使任何一个正常人瞬间失明，他也不例外。他即刻捂住双眼，防止视力受到损伤。

与此同时，周边传来空气被划破的声音，刺耳的声音轰击着他的耳膜。在光线和声波的夹击之下，他不得不蜷起身子，缩在车内的角落。多年在郊区生活的经验告诉他，这是岗哨在截停可疑目标，而划破空气的尖锐声音，来源于那些射向他们的7cm穿甲弹，那是郊区士兵所使用的制式电磁武器的弹药。

等到光线减弱些许，他才慢慢睁开了双眼。车辆已经停下，四周已亮如白昼，雨滴折射着光线，竟有几道彩虹浮现。他向窗外看去，透水材料所铺成的黑色路面之上没有一处积水，但几枚可怖的弹头却已镶嵌其中。向驾驶座看去，那里已空无一人，那自称15号的人不知何时已下了车，正检查着车辆的状况。

他坐起身来，也一并下了车。他明白，一切才刚刚开始。

不出所料，几个高大的人影穿过雨幕，向他们走来。

那些人身高三米有余，手中端着近两米长的长方形物体，身上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夹杂着雨滴反射的光芒，闪得人睁不开眼。他心中清楚，这就是郊区部队的军人。

截停之后，紧随其来的便是武装交涉。

见状，他没有任何犹豫，紧跟着便下了车。

他知道，这个过程之中，任何躲藏的尝试都是徒劳而不明智的，都将在红外线与电磁场探测器的检验之下无所遁形。

至于被发现的后果，目标会被就地处决。他绝不想被那些电磁武器抹去半边身子。

站在雨中，二人等待着士兵的到来。

“检查！”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带着不容违抗的命令。声响之大，在暴雨之中也能感受到其威慑。

随着这声命令，沉重的步履踏在车前，炸起一片水花，被金属包裹的狰狞面孔出现在他面前。在探照灯的光线下，那些士兵显得更加魁梧，排列在路面上，似钢铁的城墙一般拦住了去路。

虽然平日里没少望见这些身影，但真正近距离接触，他的身躯还是止不住地发抖。对方的武力与身为学生的自己相比，差距太过悬殊。如果说中心区的雾气象征着机器般运行的国区，那这些精锐就是机器的源动力。他们为国区扫除障碍，维系着高压的统治。

面对这些国区伸出的爪牙，恐惧在他的心中炸开。即使是在平日里，无故接近这些士兵也会被当场击毙。更别提现在这种情形，稍有不慎，这些无情的刽子手就会把他打成碎块。

“配合检查。”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关闭一切防卫设备，放弃抵抗，检查物品。”

被恐惧俘儒的 he 不敢反抗，颤抖着站立，任凭那些士兵用设备在他的身上扫描。各式的仪器从那些士兵的手臂上伸出，按压在他的身上，粗暴地游走著。

他不敢反抗，所谓的人道主义，早已是他儿时久远的记忆了。

不禁让他感叹，在如今国区的争端中，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抛弃的？为了存续，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能牺牲。自己身为国区千百万居民中的一员，微不足道，在所谓的国安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了？

突然，一阵轻微的刺痛感从上传来，这熟悉的感觉，是神经扫描的标志。

个人意志，隐私，在那台国区的机器面前，不复存在。眼下，唯有被更彻底地分析，才是他作为公民的唯一价值。

自他成为这里的一员以来，神经扫描就是常有的事，无论是用于提高效率，应用于门窗，家具等生活各处的浅层神经扫描，还是探查思想的全面扫描，他都经历了无数次。

他本该习惯了的。随着时间推移，再顽固的保守派，也会在时代的浪潮下屈服，他亲眼见证，那些顽固的人们，叫嚣着回到过去的方式，最后还不是顺从了吗？也可能有更顽固的人，但他已经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但无论经历多少次，他总是无法断绝心中的那份厌恶。无法在经历扫描时，抑制自己的不适；无法在受到屈辱与压迫时，压抑自己的情感；无法在看到无视人权的行为时，冷眼看待。

“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他在心中问自己。

他给不出答案，那些国区中的人也一样。

.....

正当他思绪流动之时，头上传来的刺痛消失了，神经扫描结束了。

他瘫坐在地，努力支撑着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在全面扫描的不适感中昏厥。大口喘气，许久，他才从眩晕感中缓过来。

回过神来，那些士兵正用面板读取着他的思维。看罢，几名士兵面面相觑，似乎沟通了些什么，随即转过身来，举起电磁武器，将枪口对准二人。

“我，永远看不到那样的生活结束的一天了。”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闭紧了双眼。

临死之前的时光总是被无限拉长，在这一刻，他思绪万千，回顾自己的往生，似乎只有几粒回忆散着微弱的光芒，其余的尽是一片黑暗。

难道就应这么死去吗？自己还心有不甘，还没能盼到那一日的到来，就要在屈辱中消失吗？

求生欲从他心底涌出，可当前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他去求生了。

只有不甘与悔恨回荡在他的心中。

.....

温热的液体，不同于冰冷的雨滴，洒在了他的身上。在寒冷的身躯上显得那么突兀，却使人感到一丝安适。

疼痛并未想预想中那般袭来。“大概是因为身体早已消失了吧。”他想着。

一瞬间，他意识到一个问题：那些士兵在处决目标时都是瞄准头部的，那自己问什么还能思考？

察觉到情况不对，他猛地睁开双眼，却看到了难以忘怀的一幕：

路面之上，刚才还盛气凌人的士兵，此刻已变成了几句无法辨认的，残缺不全的尸体。

硕大的金属甲冑被鲜红色的血液包裹着，呈现出整齐的断面。断面处，肌腱的白色，肌肉的红色，静脉的深蓝，动脉的深红，几种颜色交织，顺着肌肉排列的纹路，在金属的光泽映照之下，构成一幅不详的图景。而四散的断肢，竟还缓缓抽动着，从断面处涌出鲜红的河流。而在地上滚落的头部被整个切开，血液，细小的肉块，碎裂的骨头，金属的碎片，还有涌出的脑组织，混合在一起，铺满了整个路面。

但这一切的景象不过一瞬，暴雨紧接着落下，将一切都裹挟起来，混入冰冷的雨水，在道路上无声地流淌。

常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出现在面前，暴雨虽遮掩了气味，但画面对他的冲击还是太大，加之先前的不适感，他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15号将他抱起，放在车的后座上，随后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岗哨。不多时，岗哨内被猩红浸染，而探照灯也随之失去了光芒。

一切结束之后，15号重新回到了驾驶位，发动了车辆，驶入了雨幕中。

.....

形色恍惚，此路仿佛抗拒受人铭记。

自他苏醒之后过去了多久？他也记不清，只记得苏醒时的疼痛一点点地消散，最后只剩下雨滴打在车窗上的敲击声和车辆微弱的蜂鸣。

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脱离了34°N114°E国区的统治，离开了那片区域。

但之后呢？未来如何？前路是一片迷雾，他无法看清。

“但至少，比起那确定的，黑暗的终点而言，多了一丝不确定性。”他如此安慰自己。

抑或是多了一丝希望。

想到这里，他扭过头去，将视线从车顶移到那自称15号的人身上，回想着方才发生的事情。他相信，是15号杀死了一众士兵，并闯过岗哨，将他带出国区的。但他又不敢相信，他究竟有何目的，要将自己，一个平凡的学生带出国区，即使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同时，他也怀疑着15号的身份，能够单人闯过防线，他究竟是什么人？是其他国区的特工？

“从特工的身份出发，一切似乎合理了起来，他为了获取情报，选中我作为目标，可能是从我口中套出情报。毕竟在国区高度封闭的管理下，国区之间很可能缺乏了解。”他推理了一番，暂且将其作为真相。

但对眼前的15号，他心中的情感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把自己从国区中带出，让自己避开了那个黑暗的终点；但另一方面，15号展现出的冷酷与凶狠，比起那些士兵更甚。他对他的看法中，感激与厌恶交织在一起，聚为一股混乱的浊流，使他感到无比的烦躁。

“你已脱离黑暗，驶向光明的未来。”

这声音，发于15号，但却仿若带着一股未知的力量，一股热忱的情感，将他从烦乱的思绪中抽出，将他的假设尽数推倒。

他呆愣在座位上，眼望着15号，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但这并未持续多久，紧跟着，车辆一个急停，他登时滚落到车座之下，摔下时的冲击与皮肤被磨破的疼痛即刻将他拉回现实。强忍着疼痛，他爬起身来，向前方望去，只看见地面在急速地下降。没到半分钟，眼前出现一道厚重的大门。

一道红光扫过，大门缓缓打开，车便驶入其中。

II. 基地

随着车辆驶入门内，方才的雨声逐渐消失。从敲击声中脱离出来，一时间，他感到周边静得可怕，加之陌生的环境，一股对未知的恐惧在他心中升起。

进入地下，周边只有微弱的光从天花板的荧光材料放出。他仔细打量起周边的环境，发现周边停着难以计数的各式载具：复古的私家车，富有现代特色的，棱角分明的车辆，厚重的军用车辆，甚至还夹杂着一些主战坦克。这些载具间矗立着一根根巨大的金属柱，那些柱子撑起了一片十几米高的空间。地面被复杂的标识和线条所覆盖，他所在的车辆正沿一条白线前进。

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进，他心中的恐惧愈发明显，这与周边陌生的环境关系密切。似乎每向前一米，事件便愈发的失控。

不知是错觉还是怎的，他只觉四外好像愈发的黑了。刚进地下时，借着荧光，他至少还能看清所处的环境。但现在，一切都像笼在雾中一般，变得愈发模糊，愈发朦胧，愈发的未知了。

如果只是如此，他或许还能忍受，但当他回想起那骇人的一幕时，他就抑制不住地，对15号感到畏惧。

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对方的差距，就像蝼蚁比之巨象，沙土比之山岭，水洼比之海洋。如果对方想要加害于他，自己不会有一丝逃生的可能。

更何况，如今的局势下，这些国区间的地区，是真正的无主之地，自己就算在此处消失，也不会有任何人过问。

死亡，似乎已经成了他当下唯一的结局。

前进，向着那无尽的深渊，一刻不停地前进。

不知何时，他才发觉，自己已身处一片黑暗之中了。

于这深渊之中，这金属包裹的牢狱之中，光明不能抵达，黑暗无法消散，他心中的恐惧不能去除。

仿佛在地狱的最深处，他的身体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痛苦，他的深处似有炙热的烈焰，焚烧着他的体内；外部却又像身处凝固的冰河，冻结着他的躯壳。

最后，引擎的蜂鸣也消失了，不再有一丝声响，仿佛全身除了触觉之外，一切的感官尽数丧失。

不知多久，他的感觉也麻木起来，五感便就此彻底消失了。

那是一种极奇妙的感觉，明明意识仍然清醒，但感官却离开了身躯。此刻，他也分不清，究竟是感官离开了身躯，还是意识脱离了肉体，这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感觉。仿若自己真的像久远的神话中那样，灵魂出窍，超脱于生死之外。

“如果现在，我真的是灵魂的话，那我一定正身处在冥河之中吧。”他想。

思绪中的感情，杂念，一一消散而去，他变得愈发的纯净，愈发的虚无。仿若一缕灵魂，正于冥河中逆流而上，游向生的彼岸。

此刻，一扇无形的门开放，在黑暗中放出刺目的光亮，逐渐照亮了整个世界。

.....

再次睁开双眼，他发现自己正被一人夹在腋下，携带着自己向前走。扭头一看，果然是15号。他心中一惊，手刨脚蹬，挣扎着想要脱身，但与先前一样，仍是徒劳。他见没有效果，也便放弃了挣扎，选择听天由命。

揉了揉被光线刺激的双眼，他打量起周边的环境：

与他所所见过的任何一个房间都不同，这是一个纯白色的空间，是一条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虽是一个纯白的空间，但却丝毫没有刺眼的感觉，相反，整个走廊散出一种柔和的气息，包裹着其中的一切。

一切都是洁净的，一切都是柔和的，一切都透出一种神圣的感觉。但那神圣却与中心区的神圣不同，前者是一种庄严的氛围，环境中无形的高压逼迫人产生神圣的感觉；而这里则截然相反，似乎是久远的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一般，慈悲的光芒向外散去，仿佛一切的苦与罪都被净化。

面对此等的景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的出神了。

“如今的世界，居然存在这样的地方？”他万分疑惑，但肚腹传来的挤压感告诉他，这一切并非虚幻。

方才的经历，简直如同重生一般，他似是降临在了另一个，美好的，理想中的世界。他也像刚出生的婴儿一般，除去呼吸，简直无法做出任何的举动。

突然，他感到身躯一坠，紧接着便四肢着地——是15号将他放了下来。而15号没有停下，依旧是大步迈向前方。

不知为何，他随即焦急起来，用着暂且瘫软的四肢，奋力地向前爬去，想要追上15号的身影。由于爬得急躁，他的手臂与膝盖磕到了坚硬的地面。但已经无暇顾及疼痛，逃跑的念头竟消失无踪，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跟上去。

他爬行得愈发快了，作为学生，他本不善运动。但这一刻，一切都不同了，他感到一种无比的急切，仿佛再慢一点，自己就会被那片黑暗再次吞没；仿佛再迟一些，那片光芒就会消散在自己身

旁；仿佛再晚一分，那希望就会从他的人生中逃走。

那希望，比他以往所得到的，都更为强烈，那是生的希望，是他本能的愿望。

即使是汗水浸透了衣襟，他也不敢停下；哪怕在地上磨破了皮肤，他也没有停止；就算金属刮蹭着血肉，他也不愿停留。

那昔日在难以忍受的刺痛，此刻都成了他前进的动力，只有如此的刺激，才能让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才能让他笃定，自己还真正地活着。

痛苦不再是痛苦，而是生的喜悦。

“生的本能如此的强烈，看来是可堪一用了。”一个人不知在何处看到了一切，自言自语道。

.....

爬行了约有半小时，15号才终于停下，他也随即停了下来。此刻，他的关节已然红肿了，摩擦过的地方不住地渗出鲜血。即便如此，他依然挣扎着站了起来。随着15号的靠近，走廊尽头，一扇与墙壁融为一体的门打开了。他跟着15号，拖着身躯蹭进了门内。

走进房间，迎接他的是一幅略显熟悉的情景：

极宽敞的房间内仍是一片纯白，但与走廊不同，导线密布于房间之中，交汇于房间中央的一个他所熟悉的几何体上——一个白色的圆柱形，那是一台量子计算机。但那台计算机出奇的庞大，以至于它更像是一根巨大的承重柱。

这里四周都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踱步。每个人头部都接着导线，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用作神经检测的导线。那些人就像他之前遇到的考生一样，都处于一种相当专注的状态。

但，与那些考生不同，这些人没有那种严肃而紧张的神情，反而都处在一种相当自然的状态，在踱步的过程中，他们分别表露出不同的情感：有些人开怀大笑，甚至停下了步伐；有些人面带忧郁，似是在为什么而发愁；还有人大发雷霆，表现出极度的愤慨.....

但无论如何，在这些人的身上，情感都极其自然，没有丝毫虚假与做作地流露出来，就像回到了最纯真的状态一般，或者说，回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面对此景，于国区中脱身，于那虚伪与压迫的牢笼中脱身的他，眼前的景象对于他自然是陌生的。但在这柔和的氛围之中，他又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感。仿佛成为了初临人间的婴儿，包裹在世界的善意之中。

身处其中，他也不禁被感染了。

他沉浸在这由纯粹的情感汇聚成的河流中，任由激荡的思绪将他带向自由的彼岸，意识仿佛与那些人相连，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导线相接，他仍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所思所想。一瞬之间，他们之

间的界线，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之间的界线，被模糊了。

他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与这些人，这些身穿纯白色服饰的人共同踱步。他忘记了身上的疼痛，对着身旁的人，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自然的微笑。而旁边的人丝毫没有在意他身上破旧褪色的布料，对着这个与周边环境不符的人，回以友好的微笑。

随即，他反应了过来，急忙收敛了笑容，退出了人群，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见状，15号也走了过来，拉住他的手臂，似是要将他带去别处。

一扇门，与墙壁融为一体的门，在房间的另一头开放。开放得那么及时，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二人前进一般。15号拉着他走入门中，门又自动关闭，他们来到了一个与方才的走廊别无二致的空间。仍是继续前行，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爬行。

纯白的空间让他几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他只觉自己步行了许久，终于来到了走廊的尽头，来到了一扇难得与周边有所不同的大门——一扇金色的大门前。在周边柔和的光芒中，唯独这扇大门显得格外耀眼。15号走上前去，大门便缓缓开放，二人进入其中。

门内，仍是一片纯白，不同的是，纯白之中有着些许的突起，那是诸如沙发和桌椅的家具，它们与房间呈现出同种颜色。在正对门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个纯白色的，头戴面具的人影，无论是身上的长袍，还是脸上的面具，抑或是皮肤和头发，都泛出白色的光芒，仿佛整个空间的白色都发源于此。

他望着那个人影，看得出了神，他望着那人影站起身来，动作之中没有丝毫的多余之处，更无刻意的做作，但一举一动之中，却透出一种包容一切的柔和。那种包容，海洋也无法比拟其宽广，唯有星海能与之抗衡。那人影是那样的神圣，直视那人影，仿佛他在直视纯洁本身。即便是久远神话之中的圣母，与之相比，也逊色三分。

待那人影来到近前，他才发现，这与他身高相近的人影，竟有这一头长可及地，如瀑布般披散的直发。随着那人的运动，发丝随之飘起，犹如纯白的海浪般起伏。

“欢迎，我们的‘眼’。”一个轻柔的女声从面具后飘出，带着善意与温柔，让人如沐春风。

听到声音，他才回过神来，急忙向着眼前那人行礼。那人却阻止了他，单手将他扶起，将他安置到了一旁的沙发上。她又一摆手，15号便走到他的身边，伸手抚摸着他的伤口。待15号移开后，鲜血即刻凝结，伤口便被堵住了。

那女子在桌后坐下，“‘眼’，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吗？”没有丝毫的问候，她突兀地开口问道。但那声音中的善意与温柔，却已胜过了所有的礼节。

他刚欲张口，却被那女子打断，“有与没有，都没关系。因为从此刻开始，你不再需要过去的那个名字了。”那女子笑着说道，“从今天开始，无论你过往如何，无论你将前往何方，都不再重要了，‘旧世界’业已不能左右你的人生，因为你已重生，‘新世界’将主宰你的一切。”

“身为‘眼’重生，你需要的，是一个新名字——属于‘新世界’的名字。”那女人继续说道，“我赐名你为——7号。”

他想要辩驳，却发不出声音。

“身为2号，我以人事部主管的身份，衷心的欢迎你，加入‘观察者’，降生于‘新世界’，成为一名光荣的‘眼’。”自称2号的女子以轻松的口吻，说完了这段如宣誓词一般庄重的话。但随后，她又开口，说出了一句他无比熟悉的话：

“你已脱离黑暗，驶向光明的未来。”

这简单的语句似乎带着超脱现实般的魔力，直击他的心灵，使他的心为之倾倒，无可挽回地倾倒。那朴素的辞藻中仿佛蕴含着最伟大的力量，使他只是倾听，便已深信不疑。无论是字句还是情感，这声音都以无可辩驳的气势，向他传达出这一观点。再严密的辩驳，在这片纯白的空间里，在这压倒一切的气势下，都显得那么无力，仿佛这就是世间不可更改的公理。

在这般言语的攻势之下，他的理性，他心中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消失无踪。现在，他真心相信，自己在这片新的天地间重生，将走向光明的未来。在如此的教唆之下，他抛下了自己的过往，抛下了自己曾经的名字，唯余作为“眼”的名字——7号。

“这一切真的真实吗？”一丝疑惑在他的脑中闪过，但随即便被激荡的情感，那生存的喜悦，那盲目的癫狂，那对过去的畏惧，那逃避的急切，被这一切所掩盖了，或许是彻底地掩盖了。

再也顾不得一切了，失控的情感在7号的身上尽情地迸发出来，他一瞬起舞，一刻哀鸣，一转眼放声狂笑，顷刻间嚎啕大哭。连身体也失去了控制，四肢，躯干，头部都以极不自然的形态扭动着，只为宣泄脑内的思绪。而崩溃的理性根本不能抵御情感的洪流，只能任其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斜而出。

但这一切也不过昙花一现，片刻之后，他便像损坏的机器一般瘫成一团，倒在沙发之上，那是一滩有着智慧的烂肉。

见此情景，2号卸下了先前的温和，转而换上了平静的语调：“我们的‘眼’似乎有些疲劳啊，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先送他去休息吧。”说着，沙发运动起来，载着7号驶出了房间，只留下15号仍在其中。

“那，我们也该开始我们的事了。”2号面向15号，说道。

III.任务

一片纯白的空间之中，7号正行走其中。

并非为了生存而奔波，现在的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走着，仿佛只是在消磨时间一般闲逛着。没有丝毫功利的思绪，没有半分焦急的神情，更没有那挥之不去的忧郁。他只是面带平静的神色，就这么在纯白的空间之中漫步着。

这简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不知为何，他却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闲适。自己究竟有多长时间没有像这般放松过了？他不知道，可能是一年？两年？还是那场席卷一切的洪流——那场叛乱发生之后？他想不出答案。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终于从那黑暗的未来之中脱离，来到了光明的彼岸。

还想要再回忆些什么，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现在就是他和过去告别的时刻了。

他从头上拔下一缕黑色的丝线，将它抛于脑后。

“再见了，我的过往。”

奇怪的是，7号非常确定，这不是他的声音。大抵是有人代他说出了这句话吧。他不再思考，继续向更深处走去。

.....

夜幕笼罩下的街道，即使是30°N114°E国区，即使是五环地区，此刻也静了下来，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出入了。哪怕是最调皮的孩子，这个时候也已进入了梦乡。在雨声的安抚下，整个居住区都已熟睡。

只有一人除外。

踏过泥泞，一双略显宽大的凉鞋踩出一片水花。那双鞋的主人——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身穿一身褪色的夏装，正急切地跑着，似乎是要逃离什么东西一般。在仅容两人通过的狭窄街道上，那女孩狂奔着，拐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穿行于直插云霄的漆黑金属塔之间。此刻，他也顾不得豆粒大小的雨滴，任凭它们打在自己的身上，也顾不得因湿透而黏在身上的衣裤，更顾不得所处的环境以及现在的时间，那女孩所做的，只是压低身形，像虾一般弓着背，以免雨点打在脸上。只因她不能让雨水流进双眼，以免影响自己的视线。

可即便如此，雨水仍顺着它的脸颊流下，从那张面带焦急之色的稚嫩脸庞上滑落。她顾不得擦拭，只能任其在自己脸上流淌，直至流入双眼，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她才会抬起手揉弄，随后便继续奔向前去。

不知奔跑了多久，她已经体力不支，气喘吁吁，她才终于停了下来。双手扶着膝盖，汗水与雨水混杂着从她的脸上滑落。约有五分钟，缺氧的状态才得到缓解。她这才直起身子，如同一只受惊的猫一般，圆睁着双眼，警觉地环顾四周。

在这雨夜之中，阴云掩盖了本就微弱的月光，使得四下愈发黑暗。两旁金属建筑之上，一些如孔洞般的窗户向外散出少许灯光，除此之外，也就只有四周点缀的荧光材料以及监视器散发出的红光能够提供照明。而这一切也只能使她勉强辨认道路，连分辨事物的具体形状也相当困难，更不用说看清追赶者的行踪了。

她又支起耳朵，全身贯注地听着，试图从雨声和设备地蜂鸣声中分辨出一切异样的动静。但很显然，试图从瓢泼大雨之中分辨脚步声是极困难的，听了半晌，她也只能放弃。

她又试图用鼻子去闻，但很明显，对一个普通的女孩来讲，用气味分辨事物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是在这种大雨之中，泥土的气味遮掩了一切。就算是国区的特种作战人员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信息。

最终，在诸多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放弃了。瘫倒在地，她倚着一旁的墙壁坐下。双目低垂，她稚嫩的面孔上流露出与年纪不符的忧郁神色。她又咬紧银牙，紧皱双眉，似乎要表达对某物的愤慨，但最终，她也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即又陷入了沉默。

回忆着自己刚才的经历，她不禁感到一阵的悲伤，每每想起那个被称作“家”的地方，那个盘踞着世间一切恶意，肮脏不堪，带给她无尽的痛苦，令人作呕的地方，她总感到一阵的无力与心痛。她清楚地知道，那里的一切的人和事，一切的物质，不论是血亲的暴虐，还是骨肉的哀鸣，这一切都在折磨着她，使她不得安眠。暴怒，忧郁，贪婪，汇集于那里，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入她年轻的心灵，搅动着，污染着她精神的海洋。

雨愈发地大了，她却不能进入两旁的建筑躲雨，原因便是神经扫描的存在。即使逃到了外处，控制与压迫依然如影随形，这使她的心中更添一层绝望。而天空之中，她的忧郁仿佛化作有形的存在，降临这片街区，为此处带来包含悲伤与痛苦的泪雨。

听着这雨声，她的心中，刚才的紧张，愤怒，恐惧与悲伤，竟舒缓了些许。而刚才积累的疲劳却一并涌了上来，无论她如何控制，却也抵挡不了席卷而来的困意。顾不得倾盆的大雨，她身子向侧边倒去，进入了梦境。

.....

夜幕之中，有人穿过雨帘，悄无声息地，于那女孩身旁现形了。那人来自一旁的楼房中，大门打开，那人从楼道内走出，看了看一旁熟睡的女孩，轻叹一声，走过去将女孩抱起，又径直回到了楼房中。

雨仍是下着，但至少现在，不会落在她的身上了。

.....

7号睁开双眼，视野之中仍是一成不变的纯白，仿佛自己还在刚才的梦境之中，从未醒来。但身下传来的柔软触感，让他确信自己正身处现实之中。扭头看去，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白色的床上。他坐起身，一伸懒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仿佛坠入云端，浑身的疲劳与酸痛都消失无踪。回忆起来，好像自那场叛乱过后，他还从未有过如此高质量的睡眠。与那在泥泞的窝棚辗转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从床上下来，他打量了一下屋内的陈设，没有任何的桌椅，架子之类的家具，有的只是一片纯白色的空间。而当他回头望去，就连刚才的那张床也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身处一个比那窝棚大上两倍不止的空间，但这里却离奇的没有任何陈设，这使他困惑不已。

但当他刚想到此处，腹中传来一阵蠕动之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是近两天没有吃饭了。正当他想要离开房间，去找些食物果腹时，身边却发生了异变：他的身边，白色的墙面正在变形。一个白色的盒子，仿佛是从白浆之中捞出一股，从一旁的墙壁中浮现。与此同时，一套纯白的桌椅以同样的方式，从地板处升了上来，而盒子就恰好放在桌子上，分毫不差。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许久，他才鼓起勇气，警惕着，伸手去触碰那盒子。当他碰到那盒子的瞬间，那盒子以一种极其标准的方式摊开，变成了一个展开的正方体，而里面的东西也随之露出：里面是一个极标准的立方体，有着与房间中的任何物体都不相同的，鲜艳的红色，仿佛从刚刚切开的动脉中流出的血液一般的颜色。一旁还放着一个圆柱状的透明容器，里面盛放着一些淡紫色的透明液体，仿佛是流动的紫水晶一般。

起初，7号并没有将这些物体看作食物，但很快，当他闻到一股咸香之时，他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先前整日以野菜和为数不多的配给度日的他，从未闻到过如此的香气，这香气仿佛吸引着他，尽管这些物体看上去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食物，但这香气还是驱使着他，催促着饥饿的他进食。他抓起桌上的立方体，放到嘴边，一口咬了下去。登时，立方体缺了一角，露出里面糊状的暗红色物质。原来这立方体的外壳是如同巧克力一般的脆皮，而内部则是一些粘稠的糊状物。入口之后，外壳的酥脆搭配内部的夹心，带来了不错的口感，而咸味与油脂的咸香更在嘴中绽放，辅以多种香料组成的丰富味道，堪称一道美味。

7号又抓起一旁的容器，将紫色的液体送入口中，那紫色的液体有种葡萄与蓝莓混合的果香味，而恰到好处的甜味使7号的味蕾更添了一层享受。7号随即风卷残云般扫光了这些食品，满足地将容器放回了原位。

吃完后，7号在位置上坐下，那白色的盒子自动合起，又融进了墙壁之中。他坐在椅子上，倚着靠背，他思考着当下的处境，回忆起以往发生的种种，都有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自己前一天还在泥泞之中挣扎，现在就已经脱离了那所谓的“旧世界”。几个小时前还在国区的岗哨处遭受死亡的威胁，此刻就已经脱离了国区，获得了安全的保障。仿佛真的是重生了一般，他的人生轨迹被永远地

改写了，仿佛是自己被从地狱的深层，那恶意盘踞的，冰冷刺骨的所在救出，来到这片显出温柔与慈悲之处。这期间的反差过大，致使他无法理清现状，甚至连回忆也变得模糊起来。

无法理清现状，他干脆晃了晃头，将思绪从脑中清除出去，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如同以前一般。尽管这次，他总觉得，这样做有哪里不妥。

不再思考，他便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房间。奇怪的是，7号明明只是进食了那么少的食物，但现在却有了满足与饱腹的感觉，这让他恢复了气力。刚向外走去，身旁的桌椅也一并融进了地板里，消失无踪，仿佛它们从未存于此处。但让7号困惑的是，这房间内根本就没有任何形似门的结构，有的只是纯白色的墙壁。

正当7号在墙壁周围踱步时，一堵墙从中间分开，露出了一个两人宽的通道。7号看向外面，才发现这通道连着的正是一条走廊。没有再做停留，他三两步到了走廊上。刚出来，就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那是他所熟悉的身影，15号的身影。

15号就这么站在那里，如同一块黑色的巨石般矗立着，连丝毫的动作也没有。看到他，7号仍是有些畏惧，连忙向后退去，却发现自己来时的通道不知何时消失了。15号见了，走近7号，“跟我来。”那个平静的男声再次响起。7号不敢违抗，只得跟在了15号的后面。

随同15号，7号来到了昨天那扇金色的门前，进入房间，内部仍是相同的陈设，2号坐在办公桌后，似乎正在等待着二人。7号刚进入房间，一张与先前相同的桌子升起，上方放着一个比方才大上两倍不止的盒子。正当7号疑惑之时，盒子打开，露出内部的物品：一套叠好的衣服，一条腰带，以及几个黑色的长方体。

“换上吧。”2号用与昨日相同的温和语气说道，“这便是你作为‘眼’的制服了。”说完，房间的左墙上又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7号抱起盒子，走入那里，墙壁又被封起。7号将叠起的衣服抖开，才发现，这原来是与15号相同的黑色堙壕风衣与衬衫，而长裤的款式与颜色也和15号的别无二致，只是尺码与他相符罢了。

将衣服换好，不知为何，这件衣服竟比他想象的更加沉重。7号拿起那条皮带穿上，但却觉得这条皮带的制式有些奇怪：这皮带的一端是类似剑柄的形状，但没有多想，7号便将其系在了腰间。7号又将一旁的长方体拿起，细细端详了一番。这才发现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物块，而是一柄1cm的电磁武器以及它的弹匣。虽感到惊异，但他还是将这武器放进了风衣的口袋中。

他拿起盒子和自己先前的衣服，他身后的墙壁裂开，他转身向外走去。他又将盒子放回了桌上，它们便再一次融进了地板里。不等他开口询问，一个盒子又从地面升起，2号示意他将他的旧衣服放入。他照做之后，随着盒子的消失，2号再次开口了：

“今天，你将执行你的首次‘观测’任务。”2号说着7号无法听懂词汇，“不必多疑，我已经将资料全部交给了15号，那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你只需踏上路途即可。”2号的话语之中，仍是透着温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

说完，不等7号发问，15号便拉起他离开了房间，踏上了7号来时的道路。

穿过熟悉的走廊和房间，被那些微笑着的，身穿白袍的人们目送着离开，二人又回到了那个昏暗的地下空间。但与先前不同，这次，7号没有再见到那片黑暗的空间。

来到那辆黑色的车前，二人上了车。15号发动了车辆，驶出大门，又升至地表，车辆再一次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行驶起来。冲破黎明，驶向未知的方向。

.....

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脸上，使她慢慢醒了过来。本该在街头的她，身下竟神奇地传来柔软的触感。带着疑惑，她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陌生的空间，她躺在一张不熟悉的床上，身处一个狭小的，卧室一般的房间里。最让她感到恐惧的，还是身边不知何时出现的男人。

看到那男人的瞬间，她即刻警觉了起来，她急忙向后退去，摸着自己的身体，所幸身上的衣服都在，并且已经完全干了。

她这才略微放心了一些，开始打量身边的那个男人。男人的身材并不高大，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留着一头略显邈邈的短发，脸上一双细目，鼻梁算不上挺拔，下面接着两片薄嘴唇。看着像是一个年轻人，但脸上残余的胡子却给他添上了几分颓废之感。那人正站在床边，饶有兴致地端详着眼前的女孩。

“你是谁？”出于警惕，用着低沉的语气，她开口问道，“把我带到这里，你有什么目的？”“我是谁不重要，倒是你一个孩子，深夜在街道上游荡，你又有何目的？”面对女孩吐出的问题，那男人并未正面回答，却收敛了微笑，正言厉色地反问道。

“关你什么事？你抓走国区的‘苗种’，难道不怕被‘强制执行’吗？”女孩的声音里带上了愤怒，从床上一跃而起，向男人质问着。

那男人却嗤笑一声，随后毫无预兆地开怀大笑起来，仿佛女孩的话是什么笑料一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她一时间愣住了，不知是自己那句说错，还是眼前的男人有什么精神的问题。“你笑什么？”女孩再次发问。

“我？笑什么？我笑你这孩子，面对显而易见的答案，却依然视而不见。你这样的苗种，国区要你又有何用了？”那男人强忍笑意，嘲笑着女孩。

面对男人的羞辱，她的愤怒比刚才又增添了几分。“你还敢笑我！你等着，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你这.....”她指着那男人的鼻子，破口大骂道。“小娘们脾气不小啊，谁教你这么说话的？还有，如果真的能有‘强制执行’的话，现在你还会到我这里来吗？”那男人带着戏谑的表情回击道。

听到这里，她顿时没了先前的气焰，手臂无力地垂下，一下瘫倒在床上，眼神涣散。她这才意识到男人所说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是啊，如果“强制执行”真的有效的話，她又怎会沦落至此呢？

她不止一次地期盼，如果“强制执行”真的能够到来，自己的人生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她不止一次地想象，那两头恶魔被国区的士兵执行之时，碎尸万段的景象；她不止一次地构思，描绘着一个

美好的未来。

想道这里，她的身躯因愤怒而颤抖，仿佛触电一般。咬紧牙齿，她的嘴中发出低沉的，含糊不清的呜咽声。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她眼中流露出憎恶，仇恨，凶恶，一切邪念汇聚的光芒。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到来呢？自己的人生为何扭曲了？

为什么？

没有人回应她，她也无法给出答案。

突然之间，她一直以来坚强的内心，出现了一道裂痕，从那裂隙之中，渗出了滴滴泪水。

她双腿一软，完全没了先前的气势。瘫倒在床上，她抽泣了起来。

见此情景，那男人显得有些窘迫，急忙上前，伸手试着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却被女孩一把拍开。不得已，那男人只得面带尴尬的神情，站在原地，不知该如何安慰面前的孩子。

许久，女孩才止住悲声，抬起头来，平静地问那男人：“所以，你把我带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那男人尴尬地笑了笑，“额，我只是看你是个孩子，晚上在外面淋雨太可怜了，所以才把你带过来，真的没有别的意思。”说着，那男人端起先前放在床头的一碗淀粉糊，递给那女孩，“你应该饿了吧，加了点糖，当早餐应该还是不错的，吃完就去上学吧，我可不想耽误‘苗种’的前途啊。”

那女孩看着递来的淀粉糊，又仔细端详了一会那男人，心中虽还有些许的怀疑，但最后还是接过了碗，大口吞咽了起来。没几分钟，那一碗淀粉糊就全进了她的腹中。

看着女孩吃完了，男人便端着碗，转身离开。平复了心情之后，她起身走出房间，来到房门前，找到了自己的凉鞋。正当她准备离开时，男人又从厨房走了出来。“对了，我还没问呢，你叫什么名字？”男人开口问道。“叫我镜就可以了。”“镜吗？虽然听着不像全名，但不失为一个好名字。”那男人点点头，“好吧，那你就先去上学吧，如果又遇上什么事的话，可以再来找我，我就住在这里。记好了，13道32栋7001号，不要忘了。”“好。”镜答应了一声，转过身，推门离开了。

望着关闭的房门，那男人轻笑了一声，“看来，这次的‘任务’的‘对象’有着落了啊。”那男人自言自语道。

.....

黎明的原野上，黑色的车辆穿过一望无际的草地，掀起泥点，奔向橘红的地平线。7号坐在后座上，脸贴着窗户，打量着窗外的世界。自从那场叛乱过后，已经有五年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34°N114°E国区以外的地方。打开窗户，7号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原野的空气与国区内的不同，带着一股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使人感到身心舒畅。“大概，这就是自由的气息吧。”7号想着。

虽然已是7月的中旬了，但清晨的空气却还是透着一股凉气，他清楚，这也是那场叛乱的副产物之一。五年之间，无数改造过的动植物涌现出来。因此，现在的大气之中，先前的温室气体，早已被

那些动植物吸收殆尽了。仅存的二氧化碳不足以支撑大型乔木的生存，这也就是他目之所及，没有任何树木的原因了。

换言之，“自然”一词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了，如今的世界，无处不被人类的活动深刻的影响着，塑造着。就连地上的草丛，都有可能是哪个国区的实验产物。

看似自由，实则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这还真是，处处都是束缚啊。”7号沮丧地想道。而远处，若隐若现的，遮天蔽日的高大建筑群似乎也在印证着他的猜想，给予他肯定的答复。那是某个国区的远景，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景象。见此情景，他直接关上窗户，将上面黑色的挡板拉下，躺在了后座上。已经足够了，对于看厌了这种场景的他来说，对于已经作为“眼”重生于“新世界”的7号来说，这样的场景，这由林立的，数万米高的无机物建筑所构成的场景，他不想再多看哪怕一眼。

最后，他索性把眼也闭上，放空了思绪，将那些“旧世界”的东西彻底地，完全地从脑中清除出去：将那些高至连云层也突破，大气也贯穿的建筑抛于脑后；将那些无尽的枷锁，无尽的竞争抛于脑后，再一次陷入深眠之中……

直到一阵急停将他从梦中拉起。

随着一阵尖锐的摩擦声，他从后座上滚落于地。擦伤，撞击的疼痛将他拉回现实。7号睁眼瞧看，窗外已不再是原野，而是一幅熟悉的场景：狭窄的街道，两旁无数的高楼向外延申开去，铸成分割城市的墙壁，更连成束缚一切的锁链。两旁的大门紧闭，楼体之上，一束束若隐若现的红光散射开来，扫视着街道内的万物。而镶嵌于墙体之中的，是密密麻麻的，极小的窗户，只是看上一眼，就仿佛能让人窒息。这是他已经看过了无数次的，国区“外环”的市容。

又回到了现实，残酷的现实，无比真实的现实，7号本能地捂住了双眼，不想再看见哪怕一丁点这样的景象。但一双手，带着强硬的，无可反抗的力量，移开了他的双臂，将世界重新带回了他的眼中。

“不要逃避，‘眼’，用你的双眼‘观测’，这才是现实，是你需要注视的东西。”那双手的主人发话了，带着一如既往的，平静的声音，那是15号的声音。

当外界的光线再一次刺激到他的视网膜时，7号的眼中止不住地流出了泪水，如同一条意识的河流。国区那阴沉的天空，本没有什么强烈的阳光去刺激他的眼睛，但他的脸上还是如此，无法控制地划出了道道泪痕。那究竟是喜悦的泪水，还是悲苦的泪水？7号并不清楚，但他隐约感觉到，那是面对现实之时才会有的，复杂的情感。

看到7号拭去了脸上的泪水，15号便打开车门，下了车，顺带着在窗户上抹了一下。7号也一同下了车，在15号的带领下，二人朝着最近的一扇楼门走去。来到门前，大门紧闭着，7号抬头，看到了那门牌上几个黑色的大字：32栋。而15号则是抬起左手，在右臂上摆弄了些什么，随后便站在那里，仿佛是在等待什么的到来。约有5分钟，黑色的大门突然打开，一个人从门缝中探出头来。“啊，果然是您，快请进来吧。”那人说道，随即大门洞开，他一闪身，将二人让了进去。

进入之后，7号才发觉内部的楼道极为狭小，仅容一人通过，而光滑的墙壁上也是一片灰色，没有一丁点其他的东西附着其上，这一点也与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倒不如说，在这一点上，不同的国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对这幽闭的空间感到厌烦，7号加快了脚步。穿过毫无装饰，却散着与外界相同的红色光芒的走廊，三人来到了一部电梯前。随着神经检测仪扫过男人的面部，电梯开放，三人进入其中。电梯内部也维持了与走廊相同的风格。那男人在一旁的面板上输入了“70”，电梯关闭，面板上的数字以极快的速度变换着，约有两分钟，便停在了“70”。

出了电梯，那男人引导着二人来到一扇房门前。7号看了看，门牌上有着“7001”几个数字。随着神经扫描的通过，三人进入了屋内。客厅的陈设与7号预想中的所差无几，只有一张灰黑色的沙发和一张透明的茶几，虽然朴素但却收拾得十分整洁。窗帘紧拉着，把本就稀少的阳光全部拒之门外。男人换上了拖鞋，客厅的荧光材料开始发光，他示意二人在一旁的沙发上落座。

“啊，二位终于来了。”那男人也在沙发上落座，说道，“我先汇报一下在我接到任务的几天里……”他突然顿了一下，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随即转换了话题：“噢，我忘了，这次的‘观测’有新的‘眼’参与。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梓，是30°N120°E国区的‘线人’，你们这次为期三天的任务，将由我提供情报和引导。”那男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

“那么，回到正题，在我接到任务的这一周里，我顺利地完成了准备的工作，并且找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素材’。我认为，这对这次的任务将大有用处。”叶梓面露骄傲的神情，汇报着工作，“另外，据我初步的安排，今天晚上，你们大概就能见到那个‘素材’了。相信我，她一定会回来的，就在今晚。”15号点了点头，以示肯定。“好，我们就先驻扎于此了。”说完，15号便将从车上搬下的储具拿起，随着叶梓进了另一个房间。7号见状，也跟着二人进了房间。

进入房间，借着荧光材料的微光，7号扫视了一遍房间：狭窄的空间内摆着一张单人床，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嵌入墙壁的黑色柜子。甚至连放置别的家具的地方也没有，剩余的仅有容纳一人通过的空间。“啊，这是我的卧室，对两个人来说可能有些小，但还请将就一下。”叶梓介绍道。“另外，可能你们刚才看到了，虽说还有一个房间，但那个房间是留给‘素材’的，希望你们理解。”说完叶梓就从柜子中拿出一套被褥，退出了房间。

15号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储具放在地上，随后从中取出一团白色的东西，铺在了地面上。那团白色的东西缓慢地舒展开来，最后平铺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床铺。“你睡床上。”15号对7号命令道。

将床铺安置好后，15号率着7号离开了房间，来到叶梓的面前：“另一件任务，准备的怎么样了？”15号开口询问。“噢，你是说那个啊，没问题，我确认过了，这帮家伙简直懒得不可思议，只管录入活人的神经活动，却不清除死人的。”叶梓回答道，“但我也担心，以你里面那点残存的片段，怎么能对上他的神经活动呢？”

“另外，这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叶梓的话还没说完，就被15号抬手制止了。“明白了，这个任务就先搁置吧。另外，他现在状态如何？”15号询问道。“呃，这正是我要说的，事实上，他已经死了。我利用了一些职权之便回收了他的遗体。”叶梓脸上露出不自然的表情，但还是接着说了下去。

听到这里，15号沉默了。

“好吧，虽然你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我还是要问一句：你想见见遗体吗？”叶梓表情严肃了起来。

许久，15号才打破了沉默：“是的。”“唉，那好吧，我给你看一眼，这任务就算翻篇了。”叶梓叹了口气，起身将沙发的垫子抬了起来。7号看到了一个隐藏在沙发下的空间，里面放着一个黑色的长袋子。不知为何，7号从中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不详的气息，仿佛那其中装着什么极恐怖的东西一般。

当叶梓拉开袋子的拉链之后，7号忍不住惊叫起来：袋子之中，赫然放着一具人的骸骨。“这就是他的遗体了，是在工业区的发现查岗的时候发现的，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腐烂的不成样子了。”叶梓的语气中带着惋惜，“上了年纪了，大概是因此被制度‘优化’掉了吧。虽然很遗憾，但这也没有办法。”

7号看到此景，不由得毛骨悚然。“优化”的事情，他也有所耳闻，似乎是不能工作的老年劳动力，因没有配给来源，而死于制度之下的一种现象。“他是谁？为什么会被‘优化’掉？这跟任务又有什么关系？”7号在恐惧之余，心中又不断地产生着疑问。

15号的头部在荧光的映衬之下，如同水面一般，反射出那具骸骨的影像。沉默良久，15号才摆了下手：“可以了，处理掉吧。”叶梓也一言不发地拉上了拉链，又重新将沙发闭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客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但这份寂静并未持续多久，15号很快便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他从衣服中取出一个掌心大小的黑色立方体，递给了7号：“任务。”7号立刻意识到，那是一个投影仪。将其放在桌上，7号摸到了上方的开关，黑色的字迹立刻呈现在了桌面上：

地点：30°N120°E国区

时间：3天

观测目标：进入中心行政楼取得18e号法典，并掌握相关资料。

再向下看，就是一些地图文件与武器数据的文件，7号记住之后，便将投影交还给了15号。“那么，二位就等到晚上吧，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会让‘眼’先看一眼‘素材’。”叶梓走过来宣布道。没有多说什么，两人就回到了房间。

在床上躺下，7号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刚才的画面，他就忍不住身体发抖。虽说自己见过比这惨烈的多的画面，但仍然无法对此熟视无睹。惊魂未定的他，只好一边回想着刚才的文件，一边想象着“素材”的模样，以此度过这段漫长的时光。

.....

不知过了多久，当7号睁开惺忪的双眼，望到的只有空无一人的房间，以及从窗帘的缝隙处透出的月光。7号抬眼瞧看：今晚的天气格外的好，没有云层的阻隔，在众多建筑的簇拥之下，略有缺口的银月洒下柔和的白光，照在金属覆盖的街道上，为本来压抑的国区带来了些许的情调。他从来没有欣赏过如此美丽的夜景，不由得看得入迷了。

正在这时，一只手碰了碰他，将他从月光之中拉回。7号扭头一看，那是15号的手，宽大的掌中是一个黑色包装的立方体。7号接过一看，上方印着一个奇怪的标志：图案的中心是一条鲜红的河流，两旁分别是两个十字，相互颠倒着；下方是四个暗红的水滴，水滴的中央是一个红色的剑身。虽然有些疑惑，但7号还是将包装撕开，取出了里面的物品——先前见过的红色立方体。

只是打开包装，一股诱人的香气便扑面而来，7号这才发觉自己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索性大口吞咽起来。品尝着相同的鲜美味道，7号的饥饿感便就此消失了。

7号刚刚吞下最后一口，叶梓就匆忙跑了进来：“‘素材’已经来了，快点做好准备！”

.....

云层虽然消散，但阳光却也是强弩之末，暗淡的日光，在白昼的最后时分里挣扎着，将橘红色染遍街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在此处再留下些什么。已是黄昏了，走过熟悉的街道，镜在归家的路上前进着。在她的身边，走过了无数的孩子，或与她年纪相仿，或比她年幼几岁，但无一例外的，这些孩子的身边，都有着家长的陪同。无论家境，阶级如何，他们，至少现在，拥有着亲情，享受着幸福的时光，暂时抛下生存的重负，得到片刻的喘息。

而她却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从人群之中穿过，仿佛她是唯一的异类。对他人来说，这条路通向的，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但对她来说，这却是一条迈入深渊的不归路。“今天，那里又会发生什么？在我昨天出逃之后？”她的心忐忑着，连步伐也有些犹豫。

拐过熟悉的几个岔路口，她来到了那栋楼前，她知道，在无数的高塔之中，唯有这一栋是特别的，在里面的某处，有一个她尽管不愿提起，但仍无比熟悉的角落。她眼望着高楼，心中踌躇不定，究竟是冒着风险回到熟悉的那里，还是尝试着，去寻找一个崭新的，陌生的归处？她拿不定主意。

思考了许久，她逐渐感到烦躁了。索性走进了楼内，她进入电梯，在面板上输入了“134”。几分钟过去，电梯再一次打开了，而她也又一次来到了那扇带有“13404”字样的门前，一如往日站在门前那样。

以前，她都会打开房门，径直走入客厅。但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就在昨天晚上，她第一次违抗了他们，第一次从深渊的底部向上攀爬，第一次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一旦品尝了那种滋味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一旦爬上岩壁，就再也无法松手；一旦寻到希望的曙光，就再也无法，回望黑暗了。

最后，她终于作出了决定。

果断停下脚步，她一转身，向电梯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沉重的一步，力道之大，仿佛要把地板踩碎，仿佛要将楼体都踏裂。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下楼的，神色恍惚，回过神来，她就已经来到了街道上。

“如今，我该去往哪里？”一个疑问从她的心底升起。

突然，一串数字在她的脑中浮现：“7001”。

现在，她知道要去往何方了。不再犹豫，不再恍惚，她的脚步坚定起来，向着全新的方向走去，迎着落日，向着希望的光芒走去。

.....

落日最后的余晖被席卷而来的黑暗吞噬殆尽，宣告着黄昏的终结，月光代替了阳光，在国区之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最终，连最后一丝声响也消失无踪，街道归于宁静。

却有一人的脚步声，在寂静之中显得那么的突兀。那脚步声之响亮，声音之急促，仿佛要将一切的犹豫与幽寂都踏碎。而脚步声的主人，正在仅容两人并排的狭窄道路之上狂奔着。

她从未觉得，自己的目标如今天这般明确。回想以往的人生，自己都是浑浑噩噩地度过，无论大事情，都要被那个深渊所左右，被那对恶魔所摆布，如今，自己仿佛逃狱的囚徒，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枷锁，能够自由地去往自己心中之所向。仿佛振翅的幼鸟，第一次摆脱大地的束缚，飞向无拘无束的天空。

在夜幕之中穿梭，在黑暗之中翱翔，即使双目不能视物，却觉得前方的道路无比清晰。

奔跑着，双臂化作双翼，衣襟化为羽毛，她仿佛就要离开地面，飞到那百米之上的目的地。

终于，路口出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标识：“六环18区13道”。迫不及待地拐过路口，她又向前飞去，直至一个牌子，一个在黑夜之中，熠熠生辉的牌子，在视野内出现：“32栋”。

她兴奋得简直要发狂了，她扑至楼门之前，抬起双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向那坚不可摧的金属，挥出追求自由的一击。

只可惜，现实没有为她的情感所动，仍旧忠实的履行着职责。由复合材料和合金铸成的大门，不用说一个小女孩，就连国区的士兵，想要打开也要费上不少的功夫。不出所料地，拳头被挡了下来，剧烈的痛觉使她本能地推开，但是大门却纹丝未动，不仅没有留下痕迹，连撞击的声音也无法听到。

抱着红肿的拳头，她不得不退在一旁。面对着无情的现实，无力感再次涌上她的心头。一切仍是如此，仿佛她的挣扎根本毫无用处。明明身处街道之上，她却感到自己再一次跌回了那个深渊之中。

“又是这样吗？我就要在这里止步吗？”

她逼问着自己，逼问这大门，逼问着国区，逼问这世界。

瘫坐在地，她低垂着头，地面泛起点点的光芒——她再一次落泪了。

.....

百米之上，有一个人正在楼内，透过孔洞般的窗户，向外窥视着，监视着这一切。

那人头上的头套，散出一种淡红色的光芒。

那是15号。

他已经在那里站了将近4个小时。从黄昏到现在，街道上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逃过他的视线。他依照叶梓的海马体数据，在街道上搜索着那个“样本”。

而就在刚才，样本终于出现了，看到她被拦在门外，15号离开了窗台，转身面向叶梓：“到了。”

听到这些，叶梓露出满意的神情：“果然来了啊。”说着，他一拍7号的肩膀：“去吧，‘样本’已经准备好了，开始‘观测’吧，我们的‘眼’。”望着7号困惑的神情，叶梓对着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将一个黑色的帽子递给他，随后点了点头。

自知不能拒绝，7号也只好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点了点头，以示回应。接过那顶帽子，7号将其戴在头上，转过身去，推门离开了房间。

叶梓跟着7号，将他送到了电梯前。“去吧，孩子，我看好你。”叶梓鼓励道。随后，他在面板上输入了“1”，便退出了电梯。随着电梯的大门缓缓合拢，7号只能看到叶梓的脸上，被楼道中的红光映照着，仍旧带着那神秘的笑容。

几分钟后，面板上的数字就从“70”变成了“1”。

.....

泪水从镜的脸上滴落，打在金属铸成的地面上，映出银白色的圆月。她被现实阻挡着，无可奈何，再一次地，独自一人，在无人的角落抽泣。

但这一次，情况再一次恶化了。此前，每当她落泪之时，总会有倾盆的雨滴从天空降临，与她共同哭泣。那雨滴落地的敲击声，总会紧紧地将她包裹，给予她安全感，在黑暗中施以些许的慰藉。

只是今夜，天空仿佛也麻木了一般，不再为她降哪怕下一滴的雨水。仿佛是对她的悲伤感到厌烦一般，今夜的天空格外晴朗，没有一丝云彩，彻底断绝了她的念想。

终于，她变得孑然一身了。

一切都结束了，她的努力，她的希望，全部，消失殆尽了.....？

仿佛一股电流进入她的身体，直觉迫使她抬起头来，望向那扇坚不可摧的壁障。

“这一切真的结束了吗？”她不禁怀疑道。

.....

7号走出电梯，面对这扇门，心中有些忐忑：“这个‘样本’会是什么样子？又会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性格？”在内心的疑惑的驱使之下，他慢慢打开了那扇门。

.....

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扇门，方才还严丝合缝地闭锁着，现在竟打开了一条缝。

片刻之后，缝隙慢慢地扩大，直至完全打开。

她呆在了原地。

从中走出的，并不是自己记忆之中的，那个略显邋遢的男人，而是一个看起来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

那男孩通身黑色，头上还戴着一顶的黑色的圆边帽，大半个身子都被一件厚重的垚壕风衣裹得严严实实，露出的小腿，也被一件长裤完全遮住。腰带之上，几个突起的块状物，让人不免感到警惕。只看衣着，这个少年显露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威慑力，让她觉得，眼前的男孩不是什么“苗种”，更像是某个国区的执行人员，

但将目光移到脸上之后，她又转变了看法。虽然有风衣的领口遮挡着，但是却仍遮不住男孩那稚嫩的脸庞。一对细眉之下，挂着一双杏眼，连着一个挺拔的鼻子。虽然无法看见嘴唇，但那双眼中的情感已经表明了一切：带着一种忧伤的神情，却还有些许残存的稚气。

从那个少年的身上，她隐约窥见了自己的影子。

7号也愣住了，他没有料到“样本”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女孩。他细细打量着眼前的女孩：一双丹凤眼，夹着一个小巧的鼻子，下方接着两片薄嘴唇。瘦弱的身体上，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夏装。看年纪也只有十二三岁。

但最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她身上的一些特征：她的皮肤显出一种柔和的白色，而一头齐肩的短发，也是那与皮肤相同的，特殊的白色。

不知为何，眼前的少女，总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两人相互端详着，半晌，7号才率先打破了沉默，他走上前去，向地上的女孩，那脸上带着泪痕的女孩，伸出了手。

犹豫了一下，镜还是握住了那只手，那只来自相仿之人的手。

在银色的月光之下，在7号的眼中，她仿佛与月色融为了一体。

镜的现实被打开了一条缝隙，被那个少年，从深渊之中，拉回了心中的道路。

或许今晚，即使没有雨水，她也能安然度过了。